

§ 雅典/平面鑲嵌



索崔斯是活躍於地中海東西部的殖民探險家和精明商人，專營卡爾基斯的青銅武器、優卑亞的陶器與地中海東部的奢侈品（如埃及的紙莎草、腓尼基的紫染料）。他深諳如何在不同文化間建立信任、進行交易、並確保貨物安全。

當畢達哥拉斯與索崔斯抵達雅典，索崔斯在雅典的朋友德米特里奧斯(Demetrius)早已經為畢達哥拉斯在衛城北側的山坡地帶買了一棟房產，家具、僕役、庭院，一應俱全。



這是個清涼如水的秋夜，畢達哥拉斯、索崔斯、德米特里奧斯與水精靈優媞婭在庭院內閒聊，夜空一輪明月皎潔，屋外蟲鳴唧唧。

德米特里奧斯：

「畢少來雅典有甚麼打算？」

畢達哥拉斯：

「就是外出遊學，見見世面。請您先幫我介紹一下雅典當今的政治氛圍。」

德米特里奧斯：

「雅典目前分三個派系：

- | |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1. 平原派 | 傳統世襲家族 | 呂庫戈斯 | 目標是恢復貴族寡頭制 |
| 2. 海岸派 | 工商業者 | 墨伽克勒斯 | 立場相對搖擺 支持梭倫體制 |
| 3. 山地派 | 貧苦平民 | 庇西特拉圖 | 支持建立潛主政治 |

但是這些派系的領袖和聯盟關係並非一成不變。

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墨伽克勒斯(Megacles)，他曾與呂庫戈斯(Lycurgus)結盟對抗庇西特拉圖，後來又轉而支持庇西特拉圖，將女兒嫁給他，助他第二次成為僭主。

這些領袖，尤其是庇西特拉圖(Peistratus)和墨伽克勒斯，其行為背後的驅動力不僅是派系利益，更是個人和家族的巨大政治野心。

因此，與其說有三個涇渭分明的政黨及其領袖，不如說是由幾個強大的貴族家族及其追隨者，圍繞著不同的政治綱領和社會基礎，進行著複雜而多變的合縱連橫。而在這其中，庇西特拉圖作為山地派領袖的身份是最為清晰的。」

畢達哥拉斯：

「您認識墨伽克勒斯嗎？」

德米特里奧斯：

「墨伽克勒斯是精明的商人政治家，也是陶藝愛好者。剛好我略懂陶工，算是陶藝上的朋友。」

索崔斯：

「我們可以準備一些陶藝品、埃及紙莎草卷軸當作見面禮。」

他打開木箱，裡面整齊地放著幾卷以絲線束起的埃及紙莎草卷軸，每卷都以青銅套封，刻著象形符號與希臘字母。

「這些卷軸是我多年來以香料與紫染換來的珍品。可能比金幣更適合當作禮物，不過…。」

畢達哥拉斯接腔道：

「不過能附上幾枚金幣更好！」

說完，眾人哈哈大笑。優媿婭也嫣然一笑，正是傾國傾城。

這時候，德米特里奧斯端起一個他帶來的、有著幾何彩繪的雙耳陶瓶，若有所思地摩挲著瓶身上由三角形和方形組成的連續圖案。

「畢達哥拉斯，你是研究數與和諧的智者。」

你剛才聽到了，雅典就像一窯燒壞的陶器，裂成了形狀不一的三塊。

平原派是規整的方磚，山地派是尖銳的碎三角，我們海岸派，或許像些不規則的卵石。

作為一個陶匠，我知道，要把不同形狀的碎片重新拼成一個堅固的平面，幾乎是不可能的。

它們的邊角永遠對不上，強行擠壓，只會讓裂痕更深。」

他放下陶瓶，目光銳利地看向畢達哥拉斯。

「我的問題是：在你看來，一個城邦要達到和諧，是必須由完全相同的磚石（比如全是貴族，或全是平民）來鋪就嗎？」

如果必須由這些形狀各異的派別共處，那麼，讓它們能夠嚴絲合縫、不再互相割裂的那個邊緣法則，究竟是什麼？」

畢達哥拉斯眼中閃過讚賞的光芒，撿起一根樹枝，在庭院的沙地上畫了起來：

「德米特里奧斯，你問到了本源。你的陶匠之眼，已經看到了幾何的法則。

不錯，一個由單一種類、毫無差別的磚石鋪成的平面，固然堅固，卻單調而缺乏生機，正如一個只有單一聲音的樂曲。

真正的和諧，產生於差異之中，但必須遵循一個至高無上的數之法則。」

他在沙地上畫下一個等邊三角形、一個正方形和一個正六邊形。

「看，正如你所說，並非所有形狀都能單獨鋪滿地面。只有這三種正多邊形可以，因為它們的內角能完美地整除一個圓周。這是幾何的必然，是神聖的『一』所展現的秩序。」

接著，他在旁邊畫出一個由正方形和正八邊形組合的複雜圖案（這是一種半正鋪鑲的變體）。

「但是，看看這個。正方形和八邊形，形狀迥異，為何能緊密結合？秘密不在於它們自身，而在於它們共同的頂點。在每一個交匯點上，一個八邊形的鈍角與兩個正方形的直角相遇，它們的角度之和，正好是 360 度——一個完美的圓！」

他抬起頭，目光掃過眾人。

「這就是你尋找的邊緣法則，德米特里奧斯。

它不是強行削去各派的棱角，讓大家都變成一樣的形狀。而是找到一種像『360 度圓周』一樣的、超越各派私利的公共之善或根本大法。

在這個法則下，每個派別——無論是貴族的正方形，平民的三角形，還是工商者的六邊形——都能在這個共同的頂點上，找到自己精確的位置，並通過與其他派別的相互支撐，構成一個既穩定又豐富的整體這個整體，我們稱之為『科斯摩斯(Cosmos)』，一個數的和諧秩序。」

「而雅典目前的問題，」畢達哥拉斯總結道，語氣變得沉重，「就在於他們只有形狀不一的碎片，卻還沒能找到或同意那個能讓所有角度完美閉合的公共頂點。」

沒有人再說話。理論的狂歡過後，寂靜成了唯一的語言。

沙地上的圖案在漸起的晚風中開始變得模糊，彷彿「科斯摩斯」的秩序終究難以在現實中長存。然而，它已經被刻在了聽者的心裡。

德米特里奧斯端起那只繪有幾何紋路的陶瓶，將裡面剩餘的清水緩緩傾倒在沙畫上。水浸濕了線條，讓它們在月光下呈現出最後一瞬、更深沉的顏色。

這不是毀滅，而是一種封存——

如同一個誓言，將這源於數的法則，澆灌進雅典現實的土壤深處。

「夜涼了，該休息了。」他平靜地說。

眾人起身，身影在廊柱間移動。

優媞婭走在最後，她回眸望去，只見那片濕潤的沙地，此刻正倒映著漫天繁星，宛如一個微縮的、閃閃發光的宇宙。

地上的科斯摩斯消失了，天上的科斯摩斯，正無言地照耀著它。

後記：

小說虛構，畢達哥拉斯到雅典遊學兩年，有幾個任務：

1. 建立人脈，尋找潛在門徒
選擇與海岸派合作是因為雙方都追求一個由理性、法律和秩序主導的穩定社會，這為商業繁榮和哲學沉思提供了最佳環境。
2. 深化體驗所學。冷靜地觀察雅典的政治鬥爭（平民與貴族的矛盾）和宗教儀式（如對雅典娜的崇拜）。「泰勒斯說萬物源於一物，那麼雅典混亂的政治社會，其背後的『本源』和『秩序』又是什麼？」
3. 吸收雅典的軟實力
組織 他會研究雅典的宗教秘儀（如厄琉息斯秘儀）和貴族團體的組織方式，這對他後來在克羅頓建立一個紀律嚴明、帶有宗教色彩的哲學-政治團體有直接借鑑意義。
他會更深刻地體會到詩歌、音樂的節奏與和諧對塑造靈魂的力量，這與他未來「用音樂淨化靈魂」的學說息息相關。

他將帶來愛奧尼亞的理性、自然主義的宇宙觀和批判精神。並且帶走對社會與人性的深刻洞察、組織團體的靈感，以及一個融合了東方理性與希臘傳統的、屬於他自己的哲學雛形。

他在雅典的學習，本質上是一場思想的實戰演練，這為他日後創立那個獨一無二的畢達哥拉斯學派，完成了最後也是最關鍵的準備。